

春秋三傳

● 上海古籍出版社



杜預等注

春秋三傳

上海古籍出版社

滬新登字109號

春秋三傳

杜預等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古籍印刷廠印刷

開本850×1156 1/32 印張19.25

1987年3月第1版 1991年9月第5次印刷

印數 43,001—58,000

ISBN 7 - 5325 - 0639 - 8

B·54 定價 7.20元

出版說明

《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周易》、《書經》、《詩經》、《禮記》、《春秋》，通稱「四書五經」，是我國古代儒家的經典著作，也是研究中國古代哲學、歷史、文學和社會制度的基本典籍，堪稱中國文化學術的寶藏。一九三六年，世界書局據清代武英殿本，將「四書五經」合併影印出版，底本經過優選，版式清晰大方，且加斷句，頗受讀者歡迎。我社為適應學術界需要，即據世界書局本按原大影印，除將篇幅較短的《大學》、《中庸》與《論語》合刊外，其他六種皆分冊發行，以便讀者選讀。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五月

春秋三傳序

晉杜氏預左傳序曰。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檣杻。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註。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修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弊而飭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卽以爲義者。此著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爲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日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璧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

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答曰。春秋雖以一字爲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爲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爲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廣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爲異。專修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未有穎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穎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爲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爲仲尼自衛反魯。修春秋。立素王。丘明爲素臣。言公羊者。亦示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辟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敢問所安。答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爲感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堦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宏宣祖業。光啟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隊。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卽平王也。所用之歷。卽周正也。所稱之公。卽隱公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彰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意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辟患。非所聞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爲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

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爲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爲得其實。至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漢何氏休公羊序曰。昔者孔子有二。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二學者。聖人之極致。治世之要務也。傳春秋者非一。本據亂而作。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說者疑惑。至有倍經任意。反傳違戾者。其勢雖問。不得不廣。是以講誦師言。至於百萬。猶有不解。時加釀嘲辭。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爲有。甚可閔笑者。不可勝記也。是以治古學。貴文章者。謂之俗儒。至使賈逵緣隙奪筆。以爲公羊可奪。左氏可與。恨先師觀聽不決。多隨二創。此世之餘事。斯豈非守文持論。敗績失據之過哉。余竊悲之久矣。往者略依胡毋生條例。多得其正。故遂隱括。使就繩墨焉。

晉范氏甯毅梁序曰。昔周道衰陵。乾綱絕紐。禮壞樂崩。彝倫攸斁。執逆篡盜者。國有淫縱破義者。比肩。是以妖災因釁而作。民俗染化而遷。陰陽爲之愆度。七曜爲之盈縮。川岳爲之崩竭。鬼神爲之疵厲。故父子之恩。缺則小弁之刺作。君臣之禮廢。則桑扈之諷興。夫婦之道絕。則谷風之篇奏。骨內之親離。則角弓之怨彰。君子之路塞。則白駒之詩賦。天垂象見吉凶。聖作訓紀成敗。欲人君戒慎厥行。增修德政。蓋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履霜堅冰。所由者漸。四夷交侵。華戎同貫。幽王以暴虐見禍。平王以微弱東遷。征伐不由天子之命。號令出自權臣之門。故兩觀表而臣禮亡。朱干設而君權喪。下陵上替。僭逼理極。天下蕩蕩。王道盡矣。孔子親滄海之橫流。迺喟然而歎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言文王之道喪。與之者在已。於是就大師而正雅頌。因魯史而修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於時則接乎隱公。故因茲以託始。該二儀之化育。贊人道之幽變。舉得失以彰黜陟。明成敗以著勸誡。拯頽綱以繼三五。鼓芳風以扇遊塵。一字之褒。寵踰華袞之贈。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撻。德之所助。雖賤必申。義之所抑。雖貴必屈。故附勢匿非者。無所逃其罪。潛德獨運者。無所隱其名。信不易之宏軌。百王之通典也。先王之道。旣引麟感化而來。應因事備而終篇。故絕筆於斯年。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

善於春秋。春秋之傳有三。而爲經之旨一。臧否不同。褒貶殊致。蓋九流分而微言隱。異端作而大義乖。左氏以鬻拳兵諫爲愛君。文公納幣爲用禮。穀梁以衛輒拒父爲尊祖。不納子糾爲內惡。公羊以祭仲廢君爲行權。妾母稱夫人爲合正。以兵諫爲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納幣爲用禮。是居喪可得而婚也。以拒父爲尊祖。是爲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糾爲內惡。是仇讐可得而容也。以廢君爲行權。是神器可得而闖也。以妾母爲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齊也。若此之類。傷教害義。不可強通者也。凡傳以通經爲主。經以必當爲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棄其所滯。擇善而從乎。旣不俱當。則固容俱失。若至言幽絕。擇善靡從。庸得不並舍以求宗。據理以通經乎。雖我之所是。理未全當。安可以得當之難。而自絕於希通哉。而漢興以來。瓌望碩儒。各信所習。是非紛錯。準裁靡定。故有父子異同之論。石渠分爭之說。廢興由於好惡。盛衰繼之辯訥。斯蓋非通方之至理。誠君子之所歎息也。左氏豔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巫。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則深於其道者也。故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升平之末。歲次大梁。先君北蕃迴軫。頓駕于吳。乃帥門生故吏。我兄弟子姪。研講六籍。次及三傳。左氏則有服杜之註。公羊則有何嚴之訓。釋穀梁傳者。雖近十家。皆膚淺末學。不經師匠。辭理典據。旣無可觀。又引左氏公羊以解此傳。文義違反。斯害也已。於是乃商略名例。敷陳疑滯。博示諸儒。同異之說。昊天不弔。大山其頽。匍匐墓次。死亡無日。日月逾邁。跋及視息。乃與二三學士。及諸子弟。各記所識。并言其意。業未及終。嚴霜夏墜。從弟彫落。二子泯沒。天實喪予。何痛如之。今撰諸子之言。各記其姓名。名曰春秋穀梁傳集解。

目次

春秋三傳序……………一

卷首

綱領……………一

提要……………八

王朝世表……………一〇

年表……………一一

王朝列國世次……………一八

王朝列國興廢說……………一九

列國爵姓……………二〇

名號歸一圖……………二一

卷一

隱公……………三五

卷二

桓公……………六二

卷三

莊公……………九五

卷四

閔公……………四二

卷五

僖公上……………四九

卷六

僖公下……………七六

卷七

文公……………三三

卷八

宣公……………五一

目次

卷九	昭公中	四三七
成公	卷十四	二八九
卷十	昭公下	四六四
襄公上	卷十五	三三三
卷十一	定公	四八八
襄公下	卷十六	三七三
卷十二	哀公	五一六
昭公上	附錄經傳	五三七
卷十三	陸氏三傳釋文音義	五四七

春秋卷首

綱領一此篇論春秋經傳源流

陸氏德明曰古之王者必有史官君舉則書所以慎言行昭法也諸侯亦有國史春秋即魯之史記也孔子應聘不遇自衛而歸西狩獲麟傷其史應乃與魯君子左丘明觀書於太史氏因魯史而作春秋上遵周禮下明將來之法哀善黜惡勒成十二公之經以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五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為之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人當世君臣其事實皆形於傳故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鄭氏夾氏之傳鄭氏無師夾氏有錄無善故不顯於世漢興齊人胡毋生趙人董仲舒並治公羊春秋蘭陵褚大東平麻公廣川段仲溫呂步舒皆仲舒弟子麻公守學不失師法授東海孟卿及魯眭宏宏授嚴彭祖及顏安樂由是公羊有嚴顏之學宏弟子百餘人常以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彭祖授現邪王中中授同郡公孫文及東門雲安樂授淮陽冷豐及淄川任翁豐授大司徒馬宮及琅邪左咸始實焉事麻公而成於莊孟以授琅邪棠翁惠授泰山冥都又疏廣事孟卿以授琅邪梁路及冥都又事顏安樂路授大司農孫寶 取士使與董仲舒論春秋及詩於魯申公武帝時為博士使公羊學比舒論江公响於日而丞相公孫宏本為公羊學比輯其義辛用董生於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術太子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其後浸微唯魯梁廣皓星公二人受惠廣盡能傳其詩春秋蔡千秋梁

綱領

周慶丁姓皆從廣受千秋又事皓星公為學最篤宣宗即位聞術太子好穀梁乃召千秋與公羊家並就上善穀梁說後又選郎十人從千秋受會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為博士詔劉向受穀梁命助之江博士復死乃徵周慶丁姓待詔使卒授十人十餘歲皆明習乃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備太子太傅穀梁由是大盛慶姓皆為博士姓授望申章昌曼君初尹更始事蔡千秋又受左氏傳取其變理合者以為章句傳子咸及翟方進房鳳始江博士授胡常常授梁蕭業為講學大夫 左丘明作傳以授會申申傳衛人吳起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鐸椒椒傳楚人虞卿卿傳同郡荀勗名況況傳武威張蒼蒼傳洛陽賈誼誼傳至其孫嘉嘉傳趙人賈公賈公傳其少子長卿長卿傳京兆尹張敞及侍御史張禹禹數為御史大夫蕭望之嘗左氏望之善之薦禹徵待詔未及副會病死禹傳尹更始更始傳其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翟陽護護授蒼梧陳欽漢書儒林傳云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太中大夫劉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始劉欽從尹咸及翟方進受左氏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誼劉欽授扶風賈徽徽傳子遠遠受詔列公羊穀梁又如左氏四十一事之名曰左氏長義章帝著之遠又作左氏訓詁司空南宮榮酒陳元作左氏同異大司農鄭眾作左氏條例章句南郡太守馬融為三家同異之說京兆尹延篤受左氏於賈遠之孫伯升因而注之汝南彭汪記先師奇說及舊注太中大夫許淑九江太守服虔

侍中孔龔魏司徒王朗荆州刺史王基大司農董遇徵士敬皇周生烈並注解左氏傳梓潼李仲欽著左氏指歸陳郡穎容作春秋條例又何休作左氏術官公羊墨守穀梁廢疾鄭康成鉅首於墨守起廢疾自是左氏大興漢初立公羊博士宣帝又立穀梁博士始立左氏後漢建武中及魏郡李封為左氏博士郡儒微因之數廷爭之及封李固不復稱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奏上左氏乃立於學官仍行於世今遂盛行一傳漸微左氏今用杜預注公羊用何休注穀梁用范甯注陸氏助曰古之解說悉是口傳自漢以來乃為章句如本草皆後漢時郡國而題以神農山海經廣說殷時而云夏禹所紀自餘書籍比比甚多是知三傳之義本皆口傳後之學者乃著竹帛而以祖師之目題之子觀左氏傳自周晉齊宋楚鄭等國之事最詳晉則每一出師具列將佐宋則每因與廢備舉六卿故知史策之文每國各異左氏得此數乃演而通之總而合之編天年月以為傳記又廣采當時文籍故兼男子產晏子及諸國卿佐家傳井卜書及雜占書統橫家小說諷諫等雜在其中故敘事雖多釋意殊少是非交錯混然難證公羊穀梁初亦口授後人據其大義散配經文故多乖誤夫其綱統然其大槩而指亦子夏所傳歐陽氏修曰晉周法壞而諸侯亂平王以後不復雜而下同列國吳楚徐並僭稱王天下之人不稟周命久矣孔子生其末世欲推明王道以扶周乃聘諸侯極陳君臣之理諸侯無能用者退而歸魯即

一

其舊史者請行事加以王法正其是非凡其所書
二周禮為春秋十二篇以示後世復世學者傳
習既久其說遂殊公羊高穀梁赤左丘明鄭氏夾
氏分為五家鄭氏最微自漢世已廢而三家盛行
當漢之時易與論語分為三詩分為四禮分為二
及學者散亡僅存其一而餘家皆廢獨春秋二傳
並行至今初孔子大修六經之文獨於春秋欲以
禮法繩諸侯故其辭尤謹約而義隱為學者不能
極其說故三家之傳於聖人之旨各有得焉太史
公曰為人君者不可不知春秋豈非王者之法具
在乎

鄭氏樵曰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有未經夫子筆削
之春秋有已經夫子筆削之春秋孔穎達曰春秋
之名無所經見惟昭二年韓起來聘見魯春秋晉
語司馬侯對悼公曰羊舌肸習於春秋悼公使之
傳其太子楚語申叔時論傳太子之法亦云秋之
以春秋由此觀之是周之典禮不存惟魯春秋為
列國所重皆在夫子未修之前舊有春秋之目則
韓起之所見與叔向叔時之所學者乃周公伯禽
以來上自天子下至列國禮樂征伐等事無不備
載皆周之盛時為王之典章此杜預所謂周之舊
典禮是也今汲冢瑣語亦有魯春秋記魯春秋
十七年事諸如此類皆夫子未生之前未經筆削
之春秋也孟子云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
春秋作此魯史記東遷以後事已經夫子筆削之
春秋也或謂春秋之名取於以春夏刑以秋冬或
謂一褒一貶若春秋或謂春復秋成春謂之
春秋皆非也惟杜預所謂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

所記之名此說得之汲冢瑣語記夫子時事自為
夏殷春秋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以至墨子康卿
呂不韋陸賈著書皆曰春秋蓋當時述作之流於
正史外各記其書皆取春秋以名之然觀其篇第
本無年月與錯舉春秋以為所記之名則異矣或
曰春秋之名如此而聖人作經之意則何如曰聖
人之意其有憂乎古者諸侯之國各自有史書成
而獻於王王命內史掌之以別其同異考其虛實
而知其美惡則自東遷以來威令不振諸侯無所
畏畏而史官有虛美隱惡者百世之下東史並作
子奪不同善善惡惡不足以懲勸聖人因魯史記
以閱見其善舉而為經二百四十二年之契約於
一萬八千言之間使後世因列國之史斷以聖人
之經則史之不實者即總以傳其實經之所不載
者即史以知其詳此則聖人之意而左氏取之以
為傳也吁春秋一經造端乎魯及其至也為周道
端乎一國及其至也為天下造端乎一時及其至
也為萬世吾於此見之

朱子曰周表王者之實則不行於天下諸侯僭陵竊
取暴寡是非善惡由是不明人欲肆而天理滅矣
夫子因魯史而修春秋代王者之實則是而非
非善善而惡惡誅誅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尤是
故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孔子作春秋當時亦
須與門人講說所以公穀左氏得一個源流只是
漸漸說殊當初若是全無傳授如何鑿空撰得
問公穀傳大概皆曰所以林黃中說只是一人
只是看他文字疑若非一手或曰疑當時皆有
所傳授其後門人弟子始筆之於書耳曰想得皆

是齊魯間儒其所著之書恐有所傳授但皆雜以
己意所以多舛舛其有合道理者疑是聖人之遺
左氏不必解是正明如聖人所撰蓋是正直底
人如左傳之文自有縱橫意思史記却說左丘失
明厥有國語或至左丘明左丘其姓也左傳自是
左丘人作文又如秦始有風氣而左氏謂虞不臘矣
是秦時文字分明
吳氏讀曰春秋經十二篇左氏公羊穀梁各有不同
昔朱子刻易詩書春秋於臨漳郡春秋一經止用
左氏經文而曰公穀二經所以異者類多人名地
名而非大意所繫故不能悉具稱謂三傳得失先
儒固言之矣數事則左氏詳於公穀稱經則公穀
精於左氏意者左氏必有棄誠之善而公穀多是
傳聞之說况人名地名之殊或因詩音字畫之舛
此類一從左氏可也然有考之於義確然見左氏
為失而公穀為得者則又豈容以偏徇哉漢儒專
門守殘編闕不全不公誰復能貫穿牙同而有所
去取至唐叢助趙匡陸淳三子始能信經疑傳以
聖人書法舉而為例得其義者十七八自漢以來
未聞或之先也觀趙氏所定三傳異同用意密矣
情其子奪未能悉當問嘗再為審定以成其美其
間不繫乎大義者趙氏於三家從其多今則如朱
子意專以左氏為主倘義有不然則從其是左氏
雖有事跡亦不從也一斷諸義而已
綱領二此篇論春秋大旨經傳異同

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
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亂臣
賊子懼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

之乘楚之構柢管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其竊取之矣

莊氏周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也聖人議而不辯又曰春秋以道名分

公羊氏高曰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何以終於哀十四年曰備矣君子何為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

司馬氏遷曰孔子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

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當召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子狩于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

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

王氏通曰春秋之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也舍則無所取衷矣又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故止於獲麟

孔子穎達曰年時月日四者史之所記皆應具文而春秋之經或時而不月日而不日亦有日不繫月

月而無時者或史文先闕而仲尼不改或仲尼備文而後人脫誤桓十七年五月無夏昭十年十二月無冬既得其且時則可知仲尼不應故闕其時

獨書其月當是寫者脫漏其日不繫於月或是史闕文若值二十有八年冬下無月而有壬申丁丑

雖欲改正無以復知其時而不月日而不日者史官之文亦或自有詳略案經傳書曰凡六百八十一書百文公以上書日者二百四十九宣公以

下亦俱六公書日者四百三十二計年數略同而日數稠密此則久遠遺落不與近同且他國之告

有詳有略若告不以日魯史無由得其日而書之如是則當時之史亦不能使日月皆具仲尼從後

修之舊與參差安能皆使齊同去其日月則或害事之先後備其日月則古史有所不載自然舊有

日者因而詳之舊無日者因而略之既有詳略不可以為褒貶故春秋諸事皆不以月日為例

啖氏助曰左氏比餘傳其功最高博采諸家叙事尤備能令百代之下頗見其本末因以求意經文可知

殺梁意深公羊辭辯隨文解釋往往鉤深但以守文堅滯泥難不通比附日月曲生條例義有不合

亦復強通或至矛盾不近聖人夷曠之體又不知有不告則不書之義凡不書者皆以義說之列國

至多若盟會征伐喪紀不告亦書則一年之中可盈數卷他國之事不悉告命從何得書但書所

告之事定其善惡以文褒貶耳左氏言褒貶者又言從告及舊史之文若如此論乃是天子寫魯史

耳何名修春秋乎故謂二者之說俱不得中趙氏臣曰啖氏依公羊家舊說云春秋變周之文從夏之質子謂春秋因史制經以明王道其指大要

王法何必從夏乎問者曰然則春秋救世之宗指安在答曰在奪王室正陵僭舉三綱提五常彰善

舉惡不失纖芥而已又曰褒貶之指在乎例嚴叙之意在乎體所謂體者其大概有三而區分有十

所謂三者凡即位崩薨卒葬朝聘會盟此常典所當載也故悉書之隨其邪正而加褒貶此其一也

祭祀婚嫁賦稅軍旅蒐狩皆國之大事亦所當載也其合禮者夫子修經之時悉皆不取故公取書

常事不禮者是其非者及合於變之正者乃取書而增損其文以奇褒貶之意此其二也慶瑞災

異及君被殺被執及奔放逃叛歸入納立如此此非常之事亦史冊所當載夫子則因之而加褒貶

焉此其三也此連作之大凡也所謂十者一日悉書以志實二曰略常以明禮三曰省辭以從簡四曰變文以示義五曰即辭以見意六曰記是以著

非七曰示譴以存禮八曰詳內以異外九曰開略因舊史十日損益以成辭知其體推其例觀其大

意然後可以議之耳或曰聖人之教求以訓人也微其辭何也若曰非微之也事當兩也人之善惡必有淺深不約其辭不足以差之也若廣其辭則

是史氏之書耳焉足以見條例而稱春秋乎周子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為後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

春秋為君躬臣彊而作故謂之名分之書。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春秋者孔子之刑書也。初亦不相掩聖人先秉其功後貶其罪故罪人有功亦必錄之不可不恕也。

程子曰天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實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王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做古之迹亦私意妄為而已事之遷泰之以建亥為正道之悖漢專以知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傳以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義美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或抑或縱或子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發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眾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 春秋有重疊言者如征伐會盟

之類蓋欲成書勢須如此不可事事各求異義但一字有異或上下文異則義須別 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下用詩書如藥方春秋如用藥道之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知義之行事深切者明者也 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惟言其法至於斷例則始見其法之用也 春秋之書百王不易之法三王以復相因既備周道致而聖人慮後世聖人不作大道遂墜故作此一書此義門人皆不得闕惟顏子得聞常語以四代禮樂是也 春秋諸侯不真命天王擅相侵伐聖人直書其事而常責夫被侵伐者豈兵加於已則引咎自責或辯諭之以禮又不得見焉則固其封疆上告之天子下訴之方伯近赴於鄰國必有所直矣苟不勝其忿而與之戰則以與之戰者為主實已亂亂之道也 春秋之文一意在示人如士功之事無小大莫不書之其意止欲人君重民力也。

胡氏安國曰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春秋魯史耳仲尼就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而孟氏發明宗旨自為天子之事者周禮喪儀載刺辨紕亂臣賊子據跡當世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述聖之所在不以為已任而誰可五典弗傳已所當叙五禮弗厲已所當悉五服弗卑已所當命五刑弗用已所當討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獨能載其理行事然後見其用是故魯史以寓王法撥亂世反之正其大要則皆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孔子者謂此書過人欲於

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敢肆則威矣是故春秋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實乎書之事與常典別體平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者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皆在此書故君子以謂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學是經者信窮理之要矣不學是經而處大事決大疑能不動者鮮矣 春秋聖人傾否之書 春秋為誅亂臣賊子而作其法尤嚴於亂臣之黨 通於春秋然後能權天下之事 春秋之法治豈惡者不以存歿必施其身所以懲惡獎忠義者及其子孫遠而不戾所以勸善 春秋之文有事同而辭同者後人因謂之例有事同而辭異則其例變矣是故正例非聖人莫能立變例非聖人莫能載正例天地之常經變例古今之通誼惟窮理精義於例中見法例外通類者斯得之矣

汪氏藻曰六經惟春秋為仲尼作聖人見其所志之書也學而不明乎是非何以為人治而不明乎刑賞何以為國此書之所以作而為萬世法也 朱子曰漢書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見至隱易與春秋天人之道也易以形而上者說出在那形而下者上春秋以形而下者說上那形而上者去 春秋皆亂世之聖人一切裁之以天理想孔子當時只要備二三百年的事故取史文寫在這裏何嘗云某事用某法某事用某例耶且如會盟盟使伐不遇見請侯擅與自肆耳吾郊禴不遇見會幣

禮耳。至於三卜四卜，牛傷牛死，是失禮之中，又失
禮也。如不邪猶三望，是不必望而猶望也。如書仲
連，猶繹是不必繹而猶繹也。如此等義，却如書仲
明，春秋只是直載當時之事，要見當時治亂與
衰初問王政不行，天下都無統屬，及五伯出來扶
持，方有統屬。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到後來五伯又
衰，政自大夫出。到孔子時，皇帝王伯之道掃地。故
孔子作春秋，探他事實，寫在那裏，教人見得當時
事是如此。安知用舊史與不用舊史，今硬說那箇
字是舊史文，那箇字是孔子文，如何驗得聖人所
書好惡，自易見。如葵丘之會，召陵之師，踐土之盟，
自是好本末自是別。及後來五伯既衰，漢梁之盟，
大夫亦出與諸侯之會，這箇自是差異不好。春
秋是聖人據舊史以書其事，使人自觀之，以為警
戒耳。其事則齊桓晉文有足稱其義，則誅亂臣賊
子，若欲推求一字之間，以為聖人褒善貶惡，專在
於是，竊恐不是聖人之意。如書即位者，是魯君行
即位之禮，繼故不書即位者，是不行即位之禮。若
桓公之書即位，則是桓公自正其即位之禮耳。
春秋有書天王者，有書王者，此皆難曉，或以為耳
不稱天貶之，柔謂若書天王，其罪自見。宰恒以為
冢宰亦未敢信，其他如莒去疾，皆展異齊陽生，恐
只據舊史文，若謂添一箇字，減一箇字，便是褒貶。
某不敢信。桓公不書春秋，史缺文也。或謂貶天王
之失刑，不成議論。魯桓之弑，天王不能討，罪惡自
著。何待於去秋冬而後見乎。又如貶滕稱子，而滕
遂至於終。春秋稱子，豈有此理。今朝廷立法降官
者，猶經教復，豈有因滕子之朝，桓遂並其子孫

而降爵乎。春秋所書，如某人為某事，本據舊史
舊文筆削而成。今人看春秋，必要謂某字遺某人，
則是孔子專任私意，妄為褒貶。孔子但據事直書，
而善惡自著。今若必要如此推說，須是得舊史舊
文，參較筆削異同，然後可見。而亦豈復可得也。
或人論春秋，以為多有變例，所以前後所書之法，
多有不同。曰：此烏可信。聖人作春秋，正欲褒善貶
惡，示萬世不易之法。今乃忽用此說，以誅人未幾，
又用此說以賞人，使天下後世皆求之而莫識其
意，是乃後世弄法舞文之吏之所為也。曾謂大中
至正之道而如此乎。程子所謂春秋大義，數十
炳如日星者，如成宋亂，宋災故之類，乃是聖人直
著誅貶，自是分明。如胡氏謂書晉侯，以為以常情待
晉襄，善秦人為以王事責秦，穆處却恐未必如此。
須是已之心，果與聖人之心，神交心契，始可斷他
所書之旨。不然，則未易言也。程子所謂微辭隱義，
時措從宜者，為難知耳。四代之禮樂，此是經世
之大法也。春秋之書，亦經世之大法也。然四代之
禮樂，是以善者為法，春秋是以不善者為戒。問
孔子有取乎五伯，豈非時措從宜。曰：又曰：觀其
子五伯，其中便有一箇奪底意思。林同先生論
春秋一經，本正是直明道權衡萬世典刑之書。如
朝聘會盟侵伐等事，皆是因人之心，敬肆為之。詳
略或書字或書名，皆就其事而為之。義理最是對
酌，怨不羨後之學，春秋多是較量齊魯短長。自
此以後，如宋襄晉悼等事，皆是論勸事業，不知當
時為王道作邪，為伯者作邪，若是為伯者作，則此
書豈足為義理之書。曰：大率本為王道正其紀綱

看以前春秋文字，雖猶尚知有聖人明道正誼道
理，尚可看。近來止說得伯業權柄底意思，更開眼
不得。此義不可不知。蘇子由解春秋，謂其從赴
告，此說亦不無。說書鄭伯突，又書鄭世子忽，據史文
而書耳。定哀之時，聖人親見據實而書，隱桓之世，
時既遠矣，亦惟有簡略處。夫子但據史冊為出耳。
呂氏大圭曰：春秋穿鑿之患，其大端有二。一曰以日
月為繫貶，二曰以名稱爵號為褒貶。春秋以事繫
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事成於日者書日，事成於
月者書月，事成於時者書時，其或宜月而不月，宜
日而不日者，皆史失之也。或曰：春秋所書皆據
魯史，爾所謂門人高弟不能贊一辭者，其義安在。
曰：有春秋之達例，有聖人之特筆。有日則書日，有
月則書月，名稱從其名稱，爵號從其爵號，與夫盟
則書盟，會則書會，卒則書卒，葬則書葬，戰則書戰，
伐則書伐，秋則書秋，殺則書殺，一因其事實而無
加損焉。此達例也。其或史之所無，而筆之以示義
史之所有，而削之以示戒者，此特筆也。故曰：其事
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蓋用
達例，而無所加損者，聖人之公心，有特筆以明其
是非者，聖人之精義。

洪氏與祖曰：春秋本無例學，者因行事之迹，以為例
猶天本無度，治歷者即周天之數，以為度。然獨求
於例，則其失拘而後，獨求於義，則其失迂而鑿。
汪氏克寬曰：春秋紀事大，而天地日星，人倫邪固小
而宮室器幣草木禽蟲凡天下萬物之理，無不具
焉。能通是經，則理無不窮矣。故揚子曰：說理者，莫
辯乎春秋。

今百世之下頗見本末其有功於春秋爲多公穀釋經其義皆密如衡州呼以稱人爲討賊之辭也公穀不地故也不書葬歟不討以罪下也若此之類深得聖人詭亂臣討賊子之意考其源流必有端緒非曲說所能及也或謂三傳所記本皆不謬義則口傳未形竹帛後代學者妄加附益轉相傳授浸失本真故事多迂誕理或舛駁其言信矣然則學者於三傳忽焉而不習則無以知經習焉而不察擇焉而不精則春秋之宏意大旨簡易明白者汨於辭說愈晦而不顯矣

朱子曰春秋之書且據左氏當時天下大亂聖人且據實而書之其是非得失付諸後世公論豈有言外之意若必於一字一辭之間求褒貶所在竊恐不然 國秀問三傳優劣曰左氏曾見國史考事頗精只是不知大義專去小處理會往往不會講學公穀考事甚疎然義理却精二人乃是經生傳得許多說語往往不曾見國史 李文問左傳如何曰左傳一部載許多事未知是與不是但道理亦是如此今且把來參考問公穀如何曰據他說亦是有的道理但恐聖人當初無此等意如孫明復趙陔陸淳胡文定皆說得好道理皆是如此但後世因春秋去考時當如此區處若論聖人當初作春秋時其意不解有許多說語擇之說文定初得理太多盡堆在裏面曰不是如此底亦歷從道理來 問春秋胡文定公之說如何曰尋常亦不滿於胡說且如解經不使道理明白却就其中多使故事大與做時文答策相似 左傳君子曰最無意思因筆其甚崇之一段是關上文甚事左

綱領

七

傳是一箇審利害之幾意避就底人所以其書有貶死節等事其間議論有極不是處如周鄭交質之類是何議論其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襲之命以義夫只知有利害不知有義理此段不知公羊說君子曰爲庶民是儲君議論或有解春秋者專以月居爲吏貶書時月則以爲貶書日則以爲褒字鑿得全無義理若胡文定公所解乃是以義理穿鑿故可觀 安國春秋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綱叙九法體用該貫有剛大正直之氣 問胡春秋如何曰胡春秋大義正但春秋自難理會 胡春秋傳有牽連處然議論有開合精神亦有過當處 問胡文定據孟子春秋天下之事一句作骨如此則是聖人有意諒賞曰文定是如此說道理也是德地但聖人只是書放那裏使後世因此去考見道理如何便爲是書放那裏便不是若說道聖人當時之意說他箇如此我使書這一字以褒之他當如彼我使書那一字以貶之則恐聖人不解德地左氏所得春秋事恐八九分是公穀專解經事則多出揣度 前輩做春秋義言辭難粗率却說得聖人大意出如二程未出時便有胡安定孫泰山石祖孫他們說經雖是甚有疎略處觀其推明道直是與衆不同長春本本是跋底文字聖人此書之作過人欲於橫流遂以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寓其褒貶一字不敢胡亂下使聖人作經有今人巧曲意思聖人亦不解作得 左傳是後來人做爲見陳氏有齊所以言八世之後莫之與京見三家分晉所以言公侯子孫必復其始左氏是史學公穀是經學史學者記得事却詳

於道理上便差經學者於義理上有功然記事多誤 三家皆非親見孔子或以左丘明恥之是姓左丘左氏乃楚左史倚相之後故載楚事極詳呂舍人春秋不甚主張胡氏要是此書難看如劉原父春秋亦可學云杜預每到不通處不云傳說云經誤曰可怪是何識見 晁氏公武曰三傳之學數家所得最多諸家之解范甯之論最善 章氏寅曰自漢而下說春秋者無慮數百家皆原於公羊穀梁左氏胡氏最晚出得顧立於學官而諸家之說幾盡廢矣安國之作傳也總三家紛紜之說而錄其似葉諸家後出之論而采其長義例炳然哀絃斯備然以爲不詭於聖人之教則可以爲盡得聖人之意則未也夫經之爲言常也聖人之作經也簡易明白不以微賤難明之辭眩天下也不以操切繳繞之文誤後世也要以是是非非善善而惡惡以昭人道以達王事如斯而已矣迨胡氏一時進御之言意存納約是故不免濫而過索聖人之精義於一字筆削之文是故不免蕪焉而深故三傳立而聖人之教分聖人之志則未失也胡氏之傳出而聖人之教奪其得者固多而失者亦不少矣 以上論傳注得失

程子曰春秋一事是非便見於此乃窮理之要學者自觀春秋亦可盡道矣 他經非不可以窮理也但論其義其春秋因其行事是非較著故窮理爲要春秋以何爲準無如中庸欲知中庸無如權何物爲權義也時也春秋已前既已立例到近後來畫得全別一般事便書得別有意思若